

苏联文学诸问题

高尔基
著

本解文學諸問題

急雨基
著

蘇 俄 的 文 學

Maxim Gorky 著

伍 蠡 甫 曹 允 懷 合 譯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發行

黎明文化叢書

蘇聯文學諸問題

譯者

伍 允 懷 甫
曹 允 懷 甫

出版者

黎明書局

發行者

徐 毓 源

總發行所

黎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
中市二五內號



● 實 價 七 角 ●

(外埠酌加郵費 實價不折扣)

分發行所

北平 天津 濟南 開封 南

佩文齋書莊
會友書局
東方書社
豫郁文書莊
掃葉山房

廣州 南京 安慶 保定 重慶

共和書局
中南書局
景文書局
直隸書局
北新書局

西安 成都 南寧 杭州 無錫

大東書局
普益書局
大夏書局
武林書局
大同書局

高爾基：蘇俄的文學·····	一
拉狄克：當代的世界文學和普羅藝術的任務·····	五七
一 世界文學與世界大戰·····	五九
二 世界文學與十月革命·····	七三
三 資本主義之恐慌與世界文學之分裂·····	八三
四 在普羅文學與法西斯主義之間·····	八七
五 法西斯主義與文學·····	一〇〇
六 革命文學與普羅文學之誕生·····	一二五
七 喬愛斯呢還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	一五三
對於上項報告所引起之討論之答辭·····	一六九
一 外國的普羅文學之地位及其現狀·····	一七二

二 世界文壇之分裂·····	一七九
三 正在加入無產者隊伍的藝術家·····	一八四
四 文學之主眼應放在何處·····	一八九
布哈林：詩，詩學，和蘇俄之詩的問題·····	一九七

一 詩·····	二〇〇
二 作為詩的技術學的詩學·····	二一六
三 一個轉點·····	二三二
四 我們的同代的作家們·····	二五三
五 蘇俄詩作的標準和詩的種種任務·····	二八七

附
錄二則

對於高爾基的報告馬夏克的副報告及各民族共和國文學之 報告的議決案·····	三二一
對於拉狄克的國際文學之報告的議決案·····	三三三

勞動過程這一工作，已將一個兩條腿的動物變成人，並且創造了文化之基本要素，然而我們從來不曾深刻而又透徹地考察過這一工作，雖說它是值得我們這樣考察的。這種情形十分自然，因為如此的研究並不會引起勞動榨取者的興趣。勞動榨取者把羣衆的力量當作一種原料來使用，在將它變成金錢之後，當然不能再增加這原料的價值。打從遠古時代起，人類被分爲奴隸和奴隸所有者，後者便使用勞作羣衆之主力，猶如我們今日使用河流之機械的力量。文化史家很多把原始人描寫作一位窮究哲理的理想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神道們之創造者，「人生意義」之探求者。文化史家使原始人負起像雅各・布麥（Jacob Bohme）那般的心力，所謂布麥者，乃是生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一個修鞋匠，不時用布爾喬亞神秘學者中所十分流行的那種哲學，來消遣自己的空暇。布麥宣講他的教義：「人應該瞑想着下面的一切——天，星，宇宙之若干原素，源於這些原素的生

物，神聖的天使，惡魔，天堂和地獄。

你們知道考古學的與件（Data）和古代宗教禮拜的沈思都供給原始文化史以不少的材料，然而關於這些殘存之物的解釋和研究，却一向不會脫離基督教哲學獨斷之影響，這等獨斷連無神論的歷史家們都不能免。我們不僅可以在斯賓塞之超有機的進化論中，還可以在夫拉薩（Frazer）和許多旁人之著作中，明白地尋出這一些影響來。但沒有一個原始和古代文化的歷史家曾用過民俗學裏的材料，人們所未經寫下的著作，以及神話學裏的證據；其實，從全體上看來，這些物事是在整個廣義的藝術綜合中反映自然，反映向自然鬥爭，反映社會生活之種種現象。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兩條腿的動物在用盡氣力爭取生存的時候，會離開勞動過程，會離開民族和部落，去作抽象的思維。我們也很難想像當時會有一位康德，赤着腳，穿上獸皮，而在沈思着「本體」。耽溺於抽象思維之中的，必是比較後來些的人，必是那種孤獨的人，關於他，亞里司多得在他的詩學裏說道：「在社會以外的人或者是神，或者是畜生。」他既是人，所以也是畜生。他既是人，所以他時常像一位神，威脅他自己怎樣去認識；但是他既是人，所以他也像畜生，提供材料，來創造許多關於獸形人（Doppelgänger）的神話，正如古代第

一羣人學會了騎馬，便成那半人半馬的神話之基礎。

勞動經程和古代社會生活之全部現象，必然地引起唯物論的思維，可是原始文化的歷史家們已完全拋棄這種思維的明證了。這些證據經由寓言和神話的形式，傳給我們，在這些寓言和神話裏，我們聽到馴服野獸，發現藥草，發明勞動工具等項工作所送出的回響。就是在很古的時候，人們便已夢想過能在天空裏飛，斐依生（*Phaethon*）之傳說，第達拉斯（*Daedalus*）和他兒子依卡拉斯（*Icarus*）之傳說，以及關於「神奇地氈」的寓言都使我們看出古代這種的夢想。此外，人們還夢想過在陸地上能走得更快點——因此又有「七哩長的鞭子」之寓言。他們學着騎馬，更爲了想要在河裏航行，比河水自身流得更快點，於是發明槳和帆。想要在一個距離中，殺死敵人和野獸，於是發明投擲器，弓和箭。人們更想到如何能夠在一夜之間織成大量的紡織品，在一夜之間造好一所很好的住處，甚至於一座「城堡」，一座禦敵的堅固的住處。他們創造紡績車，這是一種最古的勞動工具。他們創造原始的手織機，以及關於聰明的梵西里沙（*Vassilisa the Wise*）的故事。我還能夠舉出許多證據，表示所有這等古代的故事和神話都包含一個目的，表示原始人之幻想的推測的，而又已經屬於工藝的思想，是具有如何遠大的眼光，並且這等思想所有的推測，實

古代的神話和傳說在坦塔拉斯 (Tantalus) 這一神話中，宛如尋到了它們最高的成就。坦塔拉斯站在水裏，水齊到他的頸子，口渴得非常厲害，但他沒法好使自己不焦急——在此你們可以發見古代人處於外界的若干現象之中，自己却還不能學會，怎樣去理解這些現象。

我相信你們熟習古代的傳說、故事、和神說，所以我更希望你們更加深刻地去領悟它們的基本意義。它們的意義表示出古代勞動者們之渴望，要減輕他們自己的勞作，增加勞作的生產量，抗禦四條腿的或兩條腿的敵人，並且還用文字的力，用「驅邪」和「念咒」來控制那些與人為敵的自然之基本現象。這最末舉出的一種，特別重要，因為它使我們知道人曾經如何深信文字的力量，並且在組織社會關係和人類勞動過程上，言語既已盡了顯然而又真實的任務，所以我們更可相信古代人的確是有過這樣信仰的。「念咒」曾被用來影響諸神。這很是自然，因為所有古代的神都住在地球上，具有人形，像人一樣地行動，他們優待懦弱的人，而仇恨頑強的人；和人一樣，他們會得妬忌，報復，貪取。人在人自己的形象中創造神，這一事實證明了宗教思想之起源不在對於自然的遐想，而在社會的鬥爭裏。我們相

信，古代「名人」供給原料來構造諸神這一信仰，是十分合理的。因此，勞動英雄，一切事業之主的赫邱利（Hercule），最後被抬高了，放在諸神的座上。

照原始人的概念，上帝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一個奇怪的東西，而是一個實在的人物，他有某種勞動工具，為某種職業的主人，做人之教師和工友。上帝是勞動成就之藝術的綜合，所謂勞作羣衆之「宗教的」思想應該被放在引用的符號（quotation marks）中，因它代表一個純屬藝術的創造性（creativity）。神話既使人的能力理想化，又好像預示人之未來的強大的發展，所以在根本上，可以說是寫實的。我們不難在每一古代幻想飛翔之下，尋出隱藏着的動機，這一動機總不外乎人對於減輕他們勞動的努力。並且，這事也是明顯的——這種努力導源於那些不得不勞動肉體的人們中。此外，這事也是明顯的——如果上帝對於地上的主子們，勞動之搾取者們，有着加倍的用處，那末上帝也不會出現，也不會使勞動者每天的生活繼續生存如此之久了。上帝在我們國內之所以如此地快以及如此地容易便被淘汰了，正是因為使他存在的理由已經消滅了——這更證明以人壓制人的權力之必需也已經消滅了，因為人應該只是他的同類中的一個丁友，一個朋友，伴侶，教師，而不是他的同類的精神和意志之主人。

但是，以前奴隸所有者愈有權，愈專橫，上帝愈在天上升得高，而在羣衆中便出現了反抗上帝的願慾，這願慾更化爲伯羅米修士、愛沙尼亞的伽里味（*Estonian Kalevi*）和其它英雄們，這些英雄眼睛裏的上帝就如同地主羣中一個他們所仇視的地主。

在基督教以前，異教徒的歌謠並不會明白表現出他們是想到了「基本物」，「第一原因」，和「本體」。一般地講，這種歌謠沒有留下那樣的思想之標記。直到紀元前四世紀，阿提喀之先知「柏拉圖」才從生命之情況和現象上，從勞動之歷程上，建立了抽象的，游離現實的哲學，於是究源的思想才被組成一個系統。大家都知道，教會承認柏拉圖爲基督教之前驅。大家都知道，教會從開始的時候就強頑抗戰「異端的殘留物」——這等殘留物却反映出勞動的唯物觀。大家都知道，正當封建地主們開始感到布爾喬亞的勢力時，伯克萊主教之觀念派哲學便興起了，伊里奇在他的滿含戰鬥性的書裏，暴露這種哲學的反動性。大家都知道，在十八世紀末法蘭西革命的前夜，布爾喬亞爲了自身利益，鼓吹唯物的觀念，來攻打封建主義和它的獎勵者——宗教，但是布爾喬亞既已征服了敵對的階級，便又害怕新的仇人普魯列塔利亞，於是就立刻轉向觀念派的學說，並且尋找教會的保護。在十九世紀中，布爾喬亞也覺得壓制勞動羣衆，是如何不公平，不穩當，而感到了種種不同的驚惶，

於是不得不以批評哲學，實證主義，唯理主義，實驗主義和其它企圖，來肯定自身的存在，來歪曲那發自勞動過程的純粹唯物的思想。然而這等企圖一個個地表露它們無力「解釋」這世界，到了二十世紀，我們尋出號稱哲學領袖的柏格森的教訓，竟在「爲天主教謀利益了。」在此，你們會明確地承認，布爾喬亞的哲學有退化的必要。除此之外，你們還可看出，技術成長已替資本家們造成怪模怪樣的財產，不過這成長的速率繼續增加，不受任何制約，結果遂使布爾喬亞犯對着這成長中所含毀滅的凶兆哀號，於是，你們將得到一個很清楚的觀念，知道布爾喬亞的知識已經如何貧弱，以及這一階級必成歷史的遺物，而被毀滅掉，因爲這一階級在腐化的時候，它屍體上的毒質正在沾污這世界。知識貧乏之主因，時常都是由於否認實在的現象中所有的基本意義，由於害怕生命而躲避生命，或者也由於以個人主義的態度追求平靜，由於資本主義國家裏卑鄙可厭的無政府主義所造成的對於社會之漠視。

★

★

★

★

我們有充分理由來希望，將來卡爾主義者們寫了文化史，能使我們從中看出布爾喬亞犯對於文化創造工作所有的貢獻，特別是在文學上，尤其是在繪畫上，太被誇大了，其實布

爾喬亞犯不過因為在這種工作的歷程上是一個僱主，所以跟着也就是一個立法者了。假若我們將文化作寬大的解釋，而不限於一味發展生命中外表的物質的快樂以及促進奢侈之成長，那末，布爾喬亞犯對於文化創造從來就沒有任何傾向可言。資本主義的文化只不過是一個方法的體系，擴展布爾喬亞的肉體和道德，凝固布爾喬亞犯在統制世界，人地上財富以及自然力等方面的能力。布爾喬亞犯從來不把文化發展過程之意義解為人羣全體發展之需要。這也是一件週知的事實——由於布爾喬亞的經濟政策，每一民族組成國家之後，便仇恨它的隣人，至於組織不很健全的種族，特別是有色人種，則當了布爾喬亞的奴隸，他們被剝奪了種種權利，那苛刻的程度更遠過布爾喬亞犯自己一羣中的白色奴隸。

農民和工人曾被奪去受教育的權利——這一權利原可發展他們的精神和意志，使他們領悟人生，改變人生的條件，讓工作的環境比較過得去一點。學校以前和現在都沒有訓練出什麼人才，除掉服從資本主義的僕人，相信資本主義是不能冒犯的，是合法的。他們大家口中筆下譚論著「教育人民」之必要，甚且自誇學識的進步，但在事實上，從事勞動的人只不過被分裂開來，各自染上種族，國家，宗教，上界畫清楚決不相投的觀念。他們就用這

一主義替那非人的殖民政策辯護，他們一心貪取利潤，要做店鋪的老板，他們已成瘋狂的白痴了，然而這一政策更不住擴展這痴心的範圍。布爾喬亞的科學一向擁護這個主義，致使科學墮落得那般厲害，竟去斷定雅利安族對於其它的人之所以抱着否定的態度，乃是「有機地產自這整個民族所共有的形而上學的活動」——然而，我們十分懂得，假若這「整個民族」對於有色人種或塞姆族已經染有這末一個不名譽的，畜生似的仇恨，那末從實際上講，也是因為布爾喬亞泥在掌握着火與劍的時候先已幹出污穢的事件，才會輸入這種傳染病。假使我們記得基督教教會已將這污穢工作轉成一個上帝兒子一方愛人一方受苦之象徵，那末，這等象徵之猶惡可怖的幽默實已暴露無餘，而那暴露所含的透明性，更足以使人生厭。我們可以留意「上帝兒子」基督是教會文學所創造的唯一「積極的典型」，而在此典型裏，人只妄想調和人生之一切矛盾，這一層更特別證明了教會文學在創造方面的薄弱。

技術和科學發明史有很多的例子，表明連技藝文化的成長都受過布爾喬亞泥的反對。這些例子之普遍，正如那反對賤賣勞力的動機之普遍。大家也許覺得這話是不對，因為技術顯已發達到很高的程度了。固然，這見地是不可否定的。但，這發達的原因却基於如下的

我當然不打算否認——例如在封建社會的時代——布爾喬亞氾成爲一個革命的力
量，促進物質文化之成長，同時却又不得不犧牲勞動羣衆之主要的利益和力量。不過，富爾
敦（Fulton）的例子却表明沙國的布爾喬亞氾即使勝利了，也並不立刻會懂得汽船在
發展商業與自衛上的重要。這還不是唯一的例子，證明布爾喬亞氾的保守主義。布爾喬亞
氾原該抱着雄心，要強化和守衛自身所佈滿於世間的勢力，然而那保守主義反掩沒了這
雄心，結果，更用種種限制來阻礙勞作者之知識的成長，但是這樣幹法終於在世上產生
了一個新勢力——普羅列塔利亞，這新勢力並且已經創造了一個國家，在那裏，羣衆的知識
成長，不受任何限制。我們應當把捉此等事實，而此一把捉同時也很重要。布爾喬亞氾只在
一個場所，毫不猶豫地容忍種種的技術革新——那就是，關於毀滅人類的工具之製造。我
相信，還沒有一個人已經看出，布爾喬亞氾製造自衛的軍器，如何影響到金屬製造業發展
的一般傾向。

手教給頭，以後頭變得更聰明，便教給一雙手，這一來，聰明的手格外有效地促進意識之
成長，而所謂社會的和文化的進步只有在這種時候才能有常態的發展。在古代，你們所已

經知道的那些理由，阻礙了勞動者文化成長之常態的經程。那時候，頭已和手分開，思想已和地球分開。夢想者出現於實行動作的人羣中，他們離開勞動的經程，在抽象中解釋世界和觀念之成長，而這抽象的事物更按照人的目的與利害來改變這世界。這些夢想者最初的功能大概是關於組織勞動的經驗，他們正像我們現在在我們自己時代裏，在我們自己的國家中所習見的「偉大卓越的人」一樣。於是，在這些人中，一切社會罪惡之根源誕生了——一個人被引誘去向著許多人發揮自己的威權，要犧牲旁人的勞動來讓自己過一個舒服的歲月。此外，他更有了一個卑劣的概念，將自己的氣力估計得太過分，這概念原本是因為人類承認特殊的例外的才能，方始培養成功，其實，那些才能只不過是集中和反映在勞動着的集體部落或氏族所有的成就之中罷了。許多文化史家以為所有原始人不僅都將勞動和思想分離，抑更培養個人主義的份子，視為一種積極的事業。文學史非常詳盡地講到個人主義的那篇發展史。同志們，我更要喚起你們注意這樁事，民俗文學，例如勞作者所不會寫下來的製作，已經造成最為深徹，活潑，以及在藝術上都完美的許多英雄典型。完成像赫邱利，普羅米修士，米庫拉（Mikula），席爾耶寧歐味克（Selyanovich），耶多哥（Svyatogor）這一類的人物，以及像浮士德，醫士，聰明的萬西里沙（Vassilisa the-